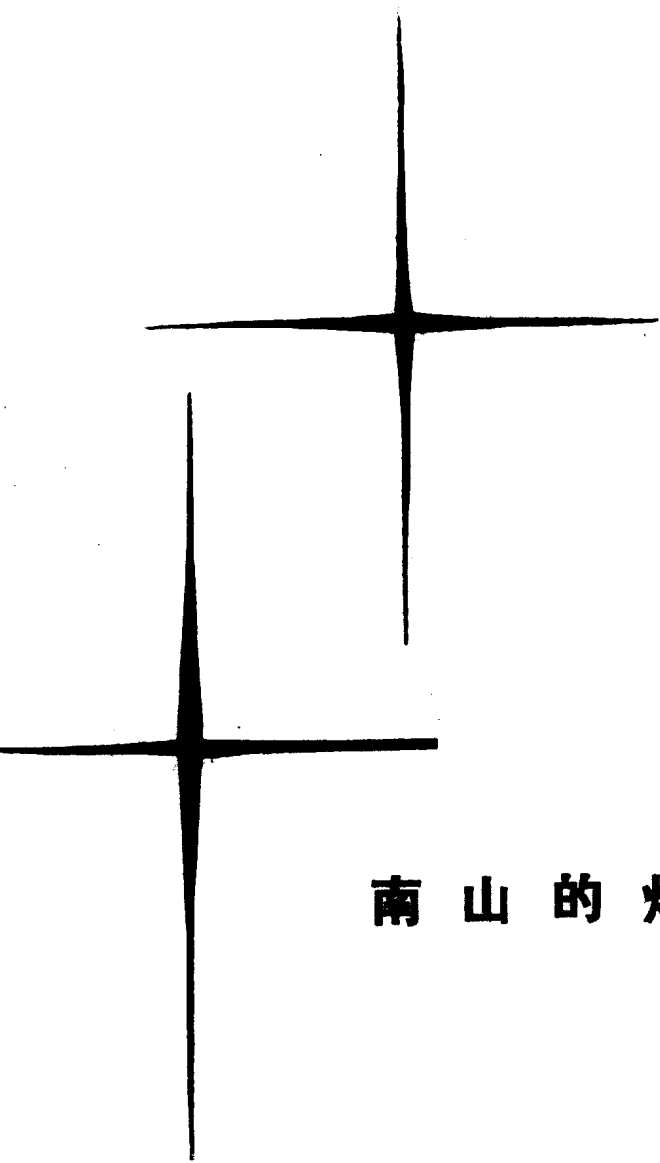


菊山的灯

孙 谦



南山的灯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北京

封面设计：丘 芊

南山的灯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字数 159,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7\frac{3}{4}$ 插页 2

1980 年 3 月北京新 1 版 1980 年 3 月湖北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30,000

书号 10019·2937

定价 0.56 元

目 录

我们是这样回到队伍里的	1
村东十亩地	8
新麦	18
伤疤的故事	38
大门开了	65
大红旗与小黑旗的故事	90
元老社员	103
南山的灯	128
“后山王”	147
入党介绍人	175
队长的家事	191
拾谷穗的女人	208
演戏的故事	226
后记	243

我们是这样回到队伍里的

和战斗部队失掉连络之后，我有些着急，一口气爬了三个山头。但是，我没有撞着一个人；而伴随着我的反倒是稀稀落落的清脆的日本步枪声和隐约的炮声——这告诉我，归路是被敌人截断了。

在一个直陡的山坡的凹地，我躺下了。什么也不想，只感觉到浑身的困倦和渴望休息。我噙了口气，无意中斜着眼睛俯瞰到沟底的中心，有雨后未干的泥泞。突然，我感觉到异样的渴——喉咙里象塞上一块炭火，舌头好象失掉转动的机能。经验告诉我：泥沙里能够踏出水来。于是，我顾不得疲倦，翻身跳出凹地。

绕过一个山角，到了斜倾的坡地，踏着牛毛样的小草，我跑到沟底。

过大的失望，使我马上停止脚步。它不是泥沙，而是那被烈日曝晒的已经龟裂的卤土，从那里是踏不出一滴水的。

“沟的深处，可能发现泥沙，或者泉水。”我想，就走向沟里去。

这里没有路，到处是丛生的野草、苦蒿和刺人的刺苋。一不小心，我的脚面被刺破了，淌出鲜红的小小的血点。

沟的面积愈走愈狭小了。两壁是峭峻的绝崖，仰首只能

看见一条细窄的象带子一样的天空。五月的阳光，就是在中午也不能射进这幽黯而静穆的沟底。

终于，我找到了泉水的所在；但那小泉因天旱而枯竭了。所剩的只有它周围的一小片湿濡而发光泽的黄色的淤沙。我没有失望，即刻拔掉鞋子，就在那泥泞上用力的踩起来。……

“啊唷！唉，……”有一种女人的、嘶哑而无力的喘息声，从不远的地方传来。我一怔，两脚自然的停止了运动。这时候，我才注意到这条小沟在我的左侧又支出一条只容一人侧身走进去的的小沟。自卫的感觉使我躺下来，摸索着穿上鞋。“这是哪儿来的一个女人呢？”我想：“听声音象是挂彩啦，而且如果是我们的人，那一定不是我们剧社的就是政治部的。”我被好奇心鼓动着，用力而威胁地向那小沟里喊：“喂，哪一部分的？说！……”

没有回音，沉默两分钟后，小沟里又有女性的苦痛的哼哼声。这一次，我清晰地听出来了：这是一个熟悉的声音，但记不起什么地方听过，“这是我们自己的人！”我断定。

同情心，友爱心，鼓舞我爬起来，跑向那小沟里。

一个穿军衣的女同志，仰面躺在不见阳光的黄绿色的柔软的小草地上。她已经被血迹弄模糊了：整个面部都是血，而且从发丛里继续的流下来。血，沾红了地上的小草。她那裹着绑腿的左腿，不自然地弯曲着，褪色的灰军裤的上半截已被染红了。右手上是血，可是在那颤抖的手里，紧紧地捻着一支手枪，一支漂亮的发着光的德国造自来得手枪！

好久，我才从她单眼皮下的泛着血丝的坚定的眼睛里和斜挂在左肩上的深红色的图囊上辨认出她是谁。我象被人打

了一般地感到屈辱与愤怒，差不多象哭出来的样子喊她：

“刘勇，刘秘书，你——”

“你？……”她瞪大惊讶的眼睛，向我投出怀疑的光芒。她的意识模糊，不能认识我。我赶忙的回答她：“我是剧社里的。”她好似放心了，闭上眼睛，半晌，她的左手痉挛地抓着小草，睁开眼睛，我知道她的用意。扶着她的头，慢慢地让她坐起来。用她身旁的背包垫着她的背。

“部队呢？”她把捻着枪的手放在右腿上。

“转移了——我在战斗的时候失去了联络。”

“走远了吧？”

“大概走远了。”

“啊，唉！”她全身战栗着，头儿渐渐的垂下来，在深深的思索着。

我望着她那蓬乱的发，平时的刘勇就在我脑中映起来了。她是一个健康而富有朝气的女同志，在行军的时候，政治部和剧社常是挨着走的，她是政治部排尾第末，我是剧社的排头第一，因此，我们是常常见面的。在长长的一年中，我从没有见过她有悲伤的面影；就是在最疲倦的时候，只要队伍一停下来，就可以听到她那清澈的歌声和诙谐而乐天的笑声。她的头发剪的很短，短到在戴着军帽的时候几乎就看不见那纯黑的短发。这样，再加上她那晒的象铁一般的脸色和大而亮的眼睛，不认识她的人，怎么也不会把她认做女同志的！而现在，她的眼睛里虽然还闪烁着坚定的光彩，她的身体已失掉了已往的健康和强壮了！

猛的，她倔强的抬起头来，用着最严正的口吻对我说：

“给你，”她用左手卸下图囊！“这里面装着我们整个部队的材料，它是一份顶重要的文件，你把它带回部队里去！”

我慎重的接过图囊来，这东西虽然很轻，但在我把它挂在我的左肩上时，我觉得象挂上一枝长枪一样的沉重。不，它比长枪还重，它重到比我的性命更重！

“记住：你要通过任何的危险，把它送到！它是怎么也不能失落的。它就是我们的命！”

从她这几句简短而激动的话里，我察觉出我们的刘勇，依然保持着她那战斗的朝气。这更加强了我的勇气和信心。我不由己的冲出一句回答她的话：

“我能送到，保险！”

她向我投了信任的一瞥，微笑了一下，垂下了困倦的眼皮，显然的，她是累了，我扶着她躺下来。

夏日的风吹着，枪声停了，一切都显的很平静。

刘勇半闭的眼睛看着我，象一个完成任务的战士般地显出她的骄傲的态度，清晰地一个字一个字的说：“你去吧。”

“但是，你呢？”

“我！”她的眼光凝视着天空，想了想。用决定的差不多命令式的口气说：

“你给我找点水来，喝完它，我们一块儿走！……这手枪，回头你带着它！”

我解下套在皮带上的茶缸，飞快地跑向那块湿漉漉的淤沙地方。

脱下鞋子，我就拚命地在那淤沙上踩起来。一种深刻的记忆，清朗地浮动在我的脑际：

认识刘勇是在一九三九年冬天的一个雪夜里。

部队要很迅速地渡过离石河。但正在渡河的时候，我们被轻装的敌人截断了。留在河这面的只有政治部的后尾和通讯排的两班人，那时候，我在通讯排里当战士。

在敌人密集的火力下，我们这一伙没有战斗经验的人乱跑着，溃退着。我跟着一堆人，向我们滑下来的高山爬去。呼呀呼地好不容易爬到半山坡时，迎面飞来了一种女性的威胁而有力的喊声：

“停下来！站住！”

我被那喊声唬住了。不自觉地站下来，并卸下挂在肩膀上的步枪。

“怎么啦？什么事？”

“不知道，一个女人！”

我们这一伙人，都站下来，相互询问着，用惊诧的声音嚷着。但那女人的有力量的沉着而勇敢的声音又喊了：

“一个也不准退！有枪的跟我来，没有枪的在这里等着！”

勇武地，她提着那支漂亮的手枪，冲开围着她的人，一直的向前跑去。在白雪的反光里，可以隐约的看见她那黑色棉军衣。

象吃过兴奋剂一样的，我发现我增加有双倍的勇气和力量。扭头就跟着她跑去。在我身后面的那些人，都狂热地喊着“打！”“打！”的追上来。

在离河二百米突的一个小坡上，她伏下了，我们成散兵线的跟着她躺下。地上积有五寸厚的雪，天空还飞舞着密密的大片的雪，我那时候就忘掉寒冷了，使劲的拉开枪栓，把子弹

推进去。

“瞄准那人影，放！”她兴奋的喊。

我们照着她指定的目标，射出了子弹，对岸的敌人嚷叫着，黑影子乱晃。于是，我们加快了射击的速度。

敌人的枪声哑了，大家依然安静的躺着。一度的紧张和兴奋，使我渴的要命；我吃了一口雪，爬到身旁的同伴那儿去，低声的问他：

“这个女同志是哪里的？”

“哈，”他夸耀地回答我，“你不知啊，她是咱们政治部的机要秘书！”

“叫什么名字？”

“刘勇，刘秘书。能干的很。”

我正要详细的打听她的时候，山坡上传来了命令：“敌人退了，援队来了，各归各单位！”我提起沉重的长枪，爬上山坡……

……………

“嘣！嘣！”山顶上响起了沉重的枪声，子弹飞向我的身旁——敌人发现我了！我扔掉茶缸，提着草鞋，跑向小沟。“嘣！”小沟里也传出一声清脆的枪声，我跑进小沟里，呆住了。

刘勇自杀了。

我跑到她跟前，她已晕了过去，手枪静静地躺在她那痉挛的右手旁边。但是，谢谢天，由于她无力的手没有瞄准，只是打伤了她的左肩。我一面轻轻地唤醒她，一面从衣襟上撕下布来替她包扎，可是我的眼泪不能制止的流下来了……为什么刚才我没有把她的手枪拿下呢？我责备自己。她的苦心，

我是理会的，她以为她的腿受了伤，料想是回不到部队的，又不愿牵累我，自然，更不愿受敌人的侮辱。

我把她背到山沟深底，那里有一个小小的天然石岩，掩蔽得很好，敌人没有到来，我们在那里躲了五天，把我最后的随带的一点军粮吃光了，刘勇的伤渐渐好起来，有时她自己走一阵，有时我背着她，我们远离敌人的碉堡，走着，走着，终究我们回到了自己的队伍。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 晋西北

村东十亩地

一

我们村里有个地主，官名叫吕笃谦，绰号人称“活财神”。此人生的慈眉善眼，一品富相；年纪约在五十开外。他留着两撇八字胡，又黑又净；走起路来慢条斯理，活象个活财神。

听老人们说，财神爷是殷朝的比干丞相，他的心叫姐己吃了，可是我们村里这个活财神呵，心眼儿多的象马蜂窝一样，见了钱，见了东西，象蝇子见了血，翅膀一拍就钻进去了。

村里人让他钻过的很多，我就是——

民国二十九年，七月里，有一天清早，天还黑呼呼地，老婆把我叫醒，她说有人打街门呢。我爬起来，开了街门，有一伙人闯进来。为首的就是活财神，他后边跟着村警，巡田夫，约摸有十几个人。

他同我说话，这是第一次；的确，活财神从来没来过我们家里。这一次，他带了这么多人，我不晓得来干什么。

活财神笑嘻嘻地，眼睛挤成两条缝。他仰着头，朝天说话：“杨猴小，真想不到，真想不到你是这种人！”忽然，他把眼一睁，翻着白眼说：“你干的好事！——来，捆起来！”马上，村警和巡田夫十几个人，一下子拥上来，七手八足把咱五花大绑捆

起来。

那时候，我真“葫芦”了，摸不清自己犯了甚罪，也不知道是死呀活呀，心只管跳，身上直打哆嗦，老婆娃娃哭作一团、我一句话也说不出。

我被人家拉到街上，拉到村外，一直拉到我那村东十亩地的地头，停住了。

先说清楚：我那村东十亩地是和活财神的村东二十亩地接畔的，说也日怪，我的地越种越少，他的地越种越多，——活财神总是活财神，神通广大，把我的地“盗”过去了。那一年，他地里种着绿豆夹玉茭子，我地里种着大黄谷，他的是好庄禾，我的也是好庄禾。

我们站在地头，巡田夫走进谷地里。他走的很快，谷苗碰倒一条道。看着实在心疼。我咬住牙，闭着眼睛，索性由他们作践去！猛听得活财神说：“你慢点吧，把谷子都碰折了。”我睁开眼一看，只见巡田夫双手拨开谷苗，慢慢地走到地当心，扭转身说：“赃在这里，验来吧。”

活财神撩起大衫子，走在头前，我们跟在后面。抹胸的谷子，满是露水，一尺长的谷穗子，已经睁开眼了，重甸甸地低着头，闪闪发光。

到了地当心，我楞住了：谷苗踩倒一大片，在踩倒的谷苗上，堆着百十个黑了胡子的玉茭子。这东西是那里来的？谁来“黑漆”我？我仔细一看：足迹是从活财神地里过来的，而且是皮底鞋印子。好，对足印吧，我看了看我们这一伙人的鞋，只有活财神穿的是礼服呢红皮底鞋，别的人都一律是布底鞋。

这一下，我甚也明白了：活财神看中我的地了，设下圈套

摆布我。那地是我的传家宝呀，我怎舍的呀？我干急说不出话，干气哭不出泪，只好瞪着眼睛，让人家往案子上推。

活财神踢了踢玉菱子，又跺了跺脚，一个字一个字的说：“杨猴小，我这玉菱子长了翅膀啦？”

我气炸了，想捣他一捶，手捆住啦；想踢他一脚，离的太远。我只好赌气说：“天知道！”

活财神摇着大脑袋，好象很可怜我。他走了两步，扭过身来，说：“这你可不能怨我呀！人有人证，物有物证，你还要抵赖？好人家还能养出你这样子弟！好，拉到村上去。”

众人拉着咱上了庙，捣了钟，按贼情办理。麻绳换成猪毛绳，“燕儿飞天”把咱挂在大槐树上。足足吊了一个钟头，断了两次气，腕子上勒出血来。

老婆急疯了，满街找保人。保人找着了，罚下二百元鬼票，没有钱，连地带青苗推给活财神了，临出庙，还给活财神磕了一个响头。

从此，我那村东十亩地就不是我的了，以后我再不敢到那段地头——一去就得哭——就是有事要路过，我也要绕个大圈子……

二

今年秋天，也是七月里——我参加了农会的第二天，日落西山天黑啦，我从地里回来，老婆对我说：“活财神寻你来，他要退给咱那村东十亩地，看你要呀不？”

这是活财神第二次来我家里，第一次把我家捣了个鸡飞

狗跳墙，夺去了我的“眼睛仁子”，烟筒里险乎冒不出烟来。如今，事情隔了六年啦，世事也变了，他又到我家里来，寻的退给我地来了。你说这是真的？还是假的？我是猜不出来。

我拿不定主意，尽管抽旱烟。老婆等的急了，问我说：“你到底要呀不？”我说：“你说该要呀不？”她说：“我也不知道。”她没主意，我也没主意，我们两个谁也不说话。我又抽了一锅烟，站起来就走。老婆说：“你做甚去呀？”我说：“到农会里讨论讨论。”

在街上拐弯地方，我碰见活财神。他好象瘦了，胡子也不光净了；脱了长衫子，换了件白洋布小衫，头上戴着洋草帽；现在看去，不但不象财神爷，倒有点象夜游神。他客客气气地，只管对我笑，好象有甚么事情求乞我一样。

他这一笑，把我笑软了。我看着他怪可怜，怪没出息。他摘下洋草帽，抓了抓光溜溜的头皮，笑着对我说：“那地你是要呀不？”这可问到头上了，“该要呀不！”心里乱的象团乱麻一般，霎时寻不出一句话来。活财神又笑着说：“以前就是老叔扎了你一刀子，如今创口也合住啦。你看，我的地种不了，——那十亩地，可是好庄禾啊！玉茭子长的一人高，结的棒子象小孩儿胳膊，又粗又胖，已经老啦，收回来就是粮食。”

你猜我要呀不？我满口答应下来：“要！”这一下，活财神可真的高兴了，他的眼睛又笑成两道缝缝，顺手掏出一张纸来说：“这是一张拦约，你先执住，等大风刮过去了，老叔再给你立正约。”

我抓过约来，揣在怀里。

活财神前后左右眨了眨，拉住我的衣襟子说：“这可不敢

让人知道啊，老叔如今在难中，你不可怜我，你也可怜可怜你那些兄弟姐妹们。……”

月亮上到头顶上了，卖油老（秋虫之一种）叫起来。有一个黑影子一闪，从五道庙后边跑走了。活财神压住嗓子，说了声“记住”，就鬼头鬼脑地，真象偷人贼一样的溜走了。

他走了，我倒怕了起来，这家伙说不定又害我呀，我想回家，又不敢回去，想去农会，又觉得怪不好意思。我站在街当中，定夺了好久，才打定主意：“到农会里讨论讨论。”

三

到了农会，主任不在家，只有民兵队长玉生子，和几个民兵在讨论什么，争吵的很厉害。可是一见我进去，他们都不说话了。几个人互看了一眼，活象大姑娘一般，偷眼瞟了我一下，低下头来各干各的。

我觉得不好过，又不好一下子把事情说出来。我在灯上吸着烟，等他们大家先说话。等着等着没人说，我实在憋不住了，站起来走到玉生子跟前。我说：“玉生子，有件小事情跟你商量。”

“甚事？”玉生子和往常不同了，他眨着眼睛，待理不待理地，好象甚么事情，他早知道了，只看我说不说。

我鼓着劲，低下头来，把退地的事情，原原本本地说了，民兵们马上混吵起来，年青娃娃李四娃说：“我说的话，你们偏不信，这他自己说了，看你们信不信？”

噢，我说有个黑影子闪过去，原来就是他，他留神这些

事情。

玉生子说：“真的活财神下软蛋呀？”我说：“真的。”直到现在，玉生子还不大相信，他说：“来，把约拿来。”我把拦约给了他，民兵们都围到灯跟前，我蹲在地上抽烟。

拦约念完了，民兵们又嚷起来：“农会到底厉害，一成立，就把地主老财吓草啦，看活财神，往常多威风，如今松成面糊了！咱们还没斗他呢，他倒下了软蛋啦。”

“拍”的一声，玉生子把拦约往桌子上一甩，说：“这是哄小孩子！”民兵们都跟着他站起来，睁着眼睛看他，我口里衔的烟袋，“叭噼”跌在地上。

玉生子气呼呼地说：“这是软蛋？——铁蛋外边包了一层软皮，你要吃下去，挣断你的肠子。猴小叔，你上了人家的当啦！”

“呜”地一下，我的头晕起来，我不知道说什么好。

玉生子没有看我，他又拿起约来说：“你们看一看，这叫甚么约？年月没有年月，中人没有中人，上边又写了个‘暂时推给杨猴小耕种’，这不是哄鬼？！”

民兵们又围上去看约，我也凑了上去。只见白纸上写下一堆黑字，不知是些什么。字倒是挺秀气。

众人看完约都说：“这不是下软蛋，是要计策，躲风头。”

我又上了圈套啦。这张烂纸，是该我拿着呢？还是该送回去呢？我连一点主意也没有了。我请玉生子定计策。玉生子不慌不忙地抽着烟，思谋了一袋烟工夫说：“约你暂时拿着，那是你上当的执把。今天你先回去睡去，等明天主任回来了再研究。”他又对民兵们说：“今天晚上点功夫到底看一看他